

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劉還月作——初版
，——南投市：省文獻會，民90

冊：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02-8209-6(平裝)

1. 客家—社會生活與風俗

536.211

90005298

臺灣客家族群史 民俗篇

發行人：楊正寬

計畫總召集人：鍾肇政

本篇計畫召集人及作者：劉還月

封面設計：李男工作室

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電話：049-2316881

印刷：元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34巷28號

電話：04-24737999

定價：300元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版

ISBN:957-02-8209-6

婆娑之洋 美麗之島

臺灣省政府主席序

臺灣是美麗的！

臺灣的美，美在山海交融的豐富自然景觀；
灣的美，美在族群薈萃的多元文化色彩。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子民，都必須承認，無論是先天地理環境的影響或後天歷史因素的造就，臺灣的特色、臺灣的美就在於她的多樣及多彩所涵育出獨特的文化特質：追溯溯本，我們回顧臺灣歷史的發展，有其極為特殊的時空面相，除原住民之外，皆為外來的移住者，可說是典型的移民社會，自明末清初以來，大量的閩、粵移民，為追求新的契機與生存空間，歷險渡海來臺，胼手胝足，以啓斯土，其間歷經荷西、明鄭、清領、日據、光復各個階段，不同的時期，又有新的移民不斷滙注，匯入新的動力，其間，或由於政經社會資源的多次重新分配與文化背景的差異，族群間的劇烈競爭是必然的過程，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新資源的開發，加上長期文化及婚姻的同化，以及多次外敵入侵所激勵的生命共同體感受和需求，使各族群緊密的融合，迄於今日，臺灣已造就成一多元族群社會，亟需重新以本土為出發點，再加探研自身的歷史與文化。

本府所屬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職司臺灣文獻之蒐集整理及保存研究，自成立以來，戮力於修纂省志、整理地方文獻史料並推廣臺灣歷史研究，五十餘年間，已成為

掀起本土研究風潮的重要推手之一。近年來，更基於社會快速變遷、各族群特有之歷史文化恐有散佚之虞的迫切性，乃積極投入相關族群史之研究修纂工作，繼「臺灣原住民史」後又進行「臺灣客家族群史」之修纂計畫。

客家族群，是臺灣移民社會中一個系統分明且有特色的漢族支系，其先祖原居中原地區，迭經戰亂，陸續南遷，惟於離亂中仍堅持其語言及文化，而顛沛流離的際遇，亦造就客家人勤儉耐勞的特質，「晴耕雨讀」就成為一般人對客家的印象之一。隨著臺灣社會的快速發展，生活形態急遽改變，許多傳統文化逐漸遭淘汰湮沒，成為本土教育的隱憂，早為各界有識之士所關注，其間，客家族群亦憂心自身文化、語言有斷層之虞，而以往對客家的研究，多注重文獻資料的蒐集徵引，對客家人的歷史與現狀、政經、文化生活及族群關係等，則乏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致社會大眾也普遍缺乏對其歷史文化的認知，使客家成為臺灣社會中一相對弱勢的族群。

為有助於各族群對彼此文化的瞭解與尊重，增進大眾對臺灣歷史不同角度的體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八十五年度起即積極辦理「臺灣客家族群史」修纂計畫；除邀請客籍大老總統府鍾資政肇政先生擔任總召集人

外，並有多位客籍學者專家共襄盛舉擔任各篇目召集人；預計出版之專書系列分爲「總論」、「移墾」、「產經」、「政治」、「社會」、「語言」、「民俗」、「學藝」、「人物」九大篇目，並配合相關研究之史料彙編，期能提供各界一個認識客家、瞭解客家的不同途徑，並建立國內客家學的新領域及激發臺灣史研究的新方向。

婆娑之洋中的美麗之島—臺灣，是我們根植的土地，而同在這塊土地上的生活的人們，彼此更存在著休戚與共的命運；我們期待，藉著對本土史地文化的深入研究及推廣，能彼此認識各族群曾經過的苦難和榮耀，再現被湮滅的歷史軌跡和被遺忘的文化面貌，增進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相互瞭解與關懷；而不同族群建構下的臺灣，需要雍容開闊的胸襟，以期在世界的舞臺上展現屬於臺灣人民自己的自信與尊嚴，這將是本土研究最重要的課題。

博雅甫掌省務，欣見本府文獻委員會「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各輯已陸續付梓問世，謹綴數語爲誌，是爲之序。

臺灣省政府主席

張博雅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尋根與紮根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人、時、地是構成歷史的三大要素，而在臺灣這個歷史舞臺上，自史前時代以來，在不同的時、空下，有許多族群遷徙或移入臺灣，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偉大的臺灣歷史：時至今日，閩、客、原住民、以及光復後遷臺的大陸省籍人士，早已不分你我，水乳交融地共同組成臺灣社會族群：其中，相對於原住民鮮明的民族色彩，客家在漢人族群中，早已型塑出別樹一格之文化特色。

客家人祖居中原，自魏、晉以降，因戰亂等因素而歷經多次重大遷徙，故以「客家」稱之，亦有「客而家焉」的涵意寓於其中。而客家人在動盪流徙的環境下，依然堅持保有其語言及文化傳統，使得「客家」成爲一個色彩鮮明之漢人族系。客家人遷臺，其詳確時間並無定論，但以各種史料觀之，較具規模之客家移民大略爲清康熙年間，迄今已歷三百餘年，於今日臺灣南部、中部及北部至花東一帶，均有客家先民的移墾足跡。

隨著臺灣歷史的推展，客家人向來秉持的刻苦勤儉精神及其語言、文化特色，不但在臺灣開發史上留下痕跡，也豐富了臺灣多族群的社會文化；惟時移勢遷，許多珍貴的客家傳統文化常隨工業社會的快速發展，造成逐漸流失的危機，而相關之客家研究及專論亦乏推廣普及，以致許多客家先民奮鬥的過程及優美的傳統，逐漸

淡入歷史的洪流之中。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成立，在徵集、整理及編輯臺灣文獻，向來非常重視臺灣歷史的研究及保存，長期以來，並結合熱心的文史學界，共同為這塊土地記錄更多元的風貌，保存豐富的文獻，尤其持續推動族群歷史的修纂工作，除提供《臺灣文獻》期刊這塊園地外，並繼續編纂「臺灣原住民史」後，積極規畫辦理「臺灣客家族群史」之修纂工作。

是項計畫始於八十五年，由本會邀集各領域之客籍大老及菁英與會討論，決議恭推鍾理事長肇政擔任計畫之總召集人，陳國代運棟擔任副總召集人，國內客籍學者專家如原中研院民族學所徐所長正光、中研院社會學所蕭教授新煌、清華大學社會所張教授維安、彰化師範大學羅教授肇錦、臺灣常民文化學會劉理事長還月及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梁理事長榮茂分任各篇日之撰稿召集人，誠可謂客籍菁英，薈萃一時；尤足津道者是，付梓前夕，欣稔鍾老榮膺陳總統禮聘為總統府資政，徐所長入閣為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梁榮茂和蕭新煌教授也出任和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益使本專輯增光不少，藉此謹申賀悃！

鑑於臺灣有關客家族群之研究，過去尚乏完整而有系統之史論專著，為讓社會大眾能深入瞭解客家的歷

史，並避免相關史料湮滅散佚，參與計畫之學者專家於修纂之初，即建議應擴大修史規模，進行田野調查及資料建檔工作，以完成系列臺灣客家族群史專著；遂將計畫分為總論、移墾、產經、政治、社會、民俗、學藝、人物等九大篇目，分年進行田調、建檔及撰稿工作，編纂成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

「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這段客家古諺，表達了客家人在歷經離亂的歷史中仍堅持族群文化的執著，而族群歷史的修纂，並非僅止於尋根的目的，更有審視現在、展望未來的意義；所以此項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的出版，其目的將不只是追尋族群舊有的風華，更重要是能賡續研究，在客家學領域開出燦爛的花朵；而在現今的臺灣社會，多族群文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進行對各族群歷史的研究、文化特色的保存，將有助於各族群之相互瞭解與彼此尊重，並進而涵融新的族群文化，為臺灣社會挹注不同的源頭活水，發展出更豐富多元的人文內涵。

保存客家族群珍貴傳統的文化，是大家的期待，也是本會的職責所在；不只是為客家「尋根」，更是為臺灣子民千秋百世「紮根」的歷史使命，勉之勵之，是為序。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楊正寬 謹序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站在新的起點上

臺灣客家族群史總召集人序

《**臺**灣客家族群史》共九大篇目，於一九九六年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邀請客家界專家學者，組成籌備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起，迄今歷時四年有餘，終底於成。其間，動員學者及助理等，超過一百數十人，或則涉獵浩如翰海的文獻資料，或則深入民間鄉野從事地毯式田野調查，始克完成各篇之撰述，其間艱難辛勞，實有不足為外人道者。由此亦顯示出各篇負責人之一絲不苟，本叢書從籌備之初到完成，之所以近乎曠時費日，原因在此。

筆者曾經言及，本叢書之成立，原因雖然不只一端，然而其中有一項是吾人所不敢忽略的，即：倘使沒有一九八七年的「解嚴」，形成吾臺民間力量之全面性蜂起，向連綿達四十星霜之久的所謂「威權統治」、「獨裁統治」衝撞，突顯出民間之需要，便也沒有本叢書之修纂，而本叢書之完成，亦可看做是始自一九八八年還我客語大遊行的「客家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執筆寫這篇蕪文，恰逢千禧年總統大選選戰圓滿宣告鳴金收兵，執政與在野易位，完成了所謂的「政黨輪替」之舉，第十任總統亦已在二千三百萬吾臺居民的熱切期盼中就職。新的領導人、新的團隊各就各位，為新的臺灣建設而起旋首航。如果說，本叢書之出版是過去十餘年來的客家運動的一個圓滿段落，則展現在前面的

日子，便也恰似新政府邁向改革、建設的新境界，必然是個客家運動的新境。

不必諱言，三、四百年來吾臺客家的歷史，可以說是悲情的歷史，並且這種族群情結，時至今日似猶藕斷絲連，具彼此互尊互重的境界，尚有一段距離。如果說，客家運動有最大的阻礙，則是項情結應屬此，而筆者從事客家運動，私下裏懸為最終目標者亦在此。筆者甚至也曾極言：救客家，唯有民主，捨此莫由！筆者對此，至今猶念念不忘，而今後努力的方向，亦端在乎此。

語云：鑑往知來。本叢書是四百年來的創舉，其能提供我們去認識過去的客家族群生命的歷史，是無可懷疑的。在此政黨輪替已實現，吾臺民主又向前邁過一個大步之際，本叢書的上梓面世當可提供一面鏡子，讓大家好好地去認識過去種種，藉此以開拓未來新境。誠然，在吾臺，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安全、進步、繁榮、富裕、和樂，尤其族群間的糾葛恐永無已時。容我們三復斯言。是為序。

鍾肇政 謹序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重新回到樸素甘美的歲月

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召集人序

用什麼樣的心情，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客家文化？恐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定見，更有不同的答案！

甚至，像我這樣一個從典型客家庄長大，從小生活在客家人世界中的客家子弟，在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不同的心情，不一樣的看法；曾經，我就寫過這樣的一段文字，概述「客家」在我成長經驗中，幾個差異頗大的轉折：

客家，客家，身為一個客家子弟，這四個字卻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多重不同的意義！

我生長在一個典型的客家村落—新竹縣新埔鎮內立坑與石頭坑，這兩個地方雖然並不特別偏遠，但在五〇年代，村民們爭取的還只是客運車的行駛而已，報紙、電視和課外讀物從來沒進入過我的世界中，老式的收音機永遠也只在祖母耳邊播放客家山歌。因此，在十六歲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鶴佬人」的存在，對客家兩字，自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離家之後，我在最繁華的都會中浮沉，在鶴佬人的世界中生活，除了拚命地學習鶴佬話之外，絕不肯輕易講一句客家話，甚至羞於承認自己是客家人。

在那段將近十年的時光裏，客家在我的心目中竟也只是鶴佬人或其他省分人士口中的：小氣、吝嗇、小心

眼、頑固……。

這一切或者是惡意的攻擊或者是誤會的曲解，其實也是許多在鶴佬人世界中存活的客家人沉重的負擔，往往愈逃避，擔子愈是壓得令人喘不過氣！而我比較幸運的是：我是一個文化工作者，對於文化的認知以及智慧的增長，不僅讓我逐漸拋開這個包袱，更讓我自豪是個光榮的客家子弟。

是的，我是個光榮的客家子弟，我的光榮和每一個客家人一般，因為我們勤勞堅毅，因為我們敬重文明，因為我們不屈不撓……。

成長歲月中的不滅記憶

無論「客家」曾經給過我多大的衝擊與複雜的心情，童年中的生活印象，點點滴滴都是絕對「客家」的，每年入冬之後家家戶戶忙著製作的酸菜，如今早已成為臺灣著名的客家美食，相信許許多多的客家子弟，生命成長的歷程中，都曾留下經驗不同，卻同樣難以忘懷的「酸的記憶」；個人的經驗中，「酸」是一種辛苦的，卻也是另外一種美好，尤其是用赤腳踩酸菜的印象和那酸溜溜的滋味！

從懂事開始，每年第二季稻米成熟了之後，祖母總

要向有田地的人家借一、兩片田，種點蘿蔔、芥菜、大頭菜什麼的，幾個星期之後，這些蔬菜便可以採收了，每一次採收總是好幾牛車，這麼多的蔬菜當然不可能一次吃完，因此蘿蔔和大頭菜都切片曬乾，芥菜便統統做成酸菜。

傳統製作酸菜的方法，先要將芥菜稍稍曬過之後，再撒上厚厚的鹽，一層層的堆在地上，用腳踩出菜汁之後，再擺入特製的木桶裏，然後再一層層地撒上鹽，最後密封好，過了半年左右，便可拿出來享用了。做酸菜的過程看起來雖然簡單，不過由於每一次製作的數量都相當多，因此也夠一家人忙的了，我和弟妹們幾個小傢伙每一次大都被分派到踩芥菜的任務，我們幾個生性好動，只要一踏上菜堆，便是又叫又跳的，結果每一次幾乎都是該踩的地方沒踩到，葉梢及較嫩的地方卻被跳得稀爛，惹得大人們又氣又怒的，嚴厲地喝令我們把芥菜頭好好踩，我們才會「腳踏實地」的認真踩起來。

踩芥菜雖是件愉快的事，不過也有不少苦頭要吃，醃酸菜需要許多鹽，如果腳受了一點傷或是稍稍破了皮，踩在鹽上的刺痛，真會令人痛得眼淚都掉出來呢！另一件苦差事是踩芥菜頭，每一顆芥菜頭都是硬塊狀，腳踩在上面，腳底板的肉總是硬不過芥菜頭，要把這樣的頭踩得流出菜汁，可不是件輕鬆的事哦！每一次踩到

最後總是個個面有難色，叫苦不已。

隨著歲月的成長，家鄉的一切都變了，現在每年還辛辛苦苦醃酸菜的人也少了，畢竟想吃酸菜，上一趟菜市場便成了，那種酸溜溜的記憶自然也就淡多了。

從孩童邁向漫長的成長歷程中，對於刺竹，更有著不同的記憶與情感；印象中，從認識刺竹的那一天開始，就不喜歡這種帶刺的竹。

記憶中的第一叢刺竹，是新埔內立坑屋後的那叢「伯公竹」；幾近兩坪大的竹叢，正好就在祖母房間的後房，雖隔著粗厚泥牆上的窗，只要爬上八卦床，伸出手便可勾得竹葉。

除了在八卦床上嬉耍，當然也在屋後的龍眼樹下捉迷藏，祖母再三警告我們不得繞到刺竹叢邊追逐，她認為竹叢中的蛇，是竹叢前用一橫一豎石頭代表的「伯公」的部將，經常在竹叢邊追來逐去，驚吵了「伯公」和蛇將們，會惹得他們不高興的！

這樣的警告對我們一直發生不了什麼作用，直到有一次，鄰家玩伴的左額，被竹節上的刺刺了個大窟窿，鮮嫩嫩的血染在伯公神位上方懸掛的褪色紅巾上，驚動了不少大人小孩，圍在竹叢邊指指點點，那時候，我的腦海中才清楚地嵌上「刺竹」兩字，再加上祖母的一頓「竹筍炒肉絲」，打得我們三兄弟再也不願意再靠近那

叢竹。

七歲那年，我們搬到石頭坑口一座三落大厝第三進邊間的小廂房：在河中偷電了大半輩子魚的祖父，漸無法長期把大腿以下的關節浸泡在水中，才向邱奎伯租了內立坑尾的那片黃岩土質柑園。

由於父親和叔叔們長年在外謀生，身為長孫的我，是祖父最好的伴。不上學的日子，祖父一定帶我走一個鐘頭的山頭，到山裏陪他噴農藥、除草或者採收橘子；上山時，祖父不是用扁擔挑著肥料，便用籮筐挑著我和大弟，一路上，他總有說不完的故事：「頭過出門全部用行的，俺和祖公太一人擔百零斤的蕃薯，從香樹林到新竹，賣了幾文錢……」

祖父的每一個故事，幾乎都是類似的開頭，七、八歲的我，並無法深刻體會祖父肩挑過多少重擔，腿涉過幾條河的艱辛，卻也躍躍欲試，希望早點長大，也挑著百餘斤的蕃薯去賣錢。

祖父大概不知道我關心的是那幾文錢，摸摸我的頭笑說：「你要記得，擔重，就要像荊竹的韌性，不長刺的泥竹，外表看起來雖然跟荊竹差不多，但只能削成蔑子，編編竹篾或籃子，裝些花巧的東西。」

小學畢業那年，漂盪了幾代的我們，終於在石頭坑尾的半山腰買了間矮房子以及兩分多的山園，土地雖

小，卻是我們家努力了幾代才有的資產；至少往後的日子，不必在龍眼成熟的季節，眼巴巴地看屋主雇人來把整棵樹的龍眼採收，僅留下一小把用來拜伯公，以及零亂散落在樹上地上的供孩子們爭奪不休。

這間真正屬於我們的家，屋前便有兩棵大龍眼樹，屋側還有蓮霧、柿子，左側稍後的地方，是豬舍兼糞坑，小茅房後長著一排荊竹延伸到屋後。

那時正值春夏交際，緊密的竹叢間冒出不少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筍子，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多的竹筍，再也忍不住內心的激動，毫不猶豫的伸手便攀，沒想到以雙臂累累傷痕換來的數十根荊竹筍，卻反被祖母揍了一頓，老人家揍我貪心，更罵我不識荊竹的特性：「荊竹筍是苦的，不能吃啊！你看每根筍都跟老竹緊靠而生，就是爲了要擋風，每節上更有交纏的刺，可用做圍籬……。」

第二年以後，每年都有三、四個月長的時間，餐桌上想不見綠竹筍或桂竹筍也難，甚至連端午節包的粽子，都是一小塊肉配上三、五片桂竹筍，當然不會再有人去攀折新長的荊竹。兀自矗立在屋後，很有分寸，不亂生亂長的荊竹，只在秋冬交際，被九降風肆虐橫倒的老敗殘竹，才會讓人動刀砍伐修整。

離家討生活以後，不斷南來北往的旅程中，總會在

青蔥的平野中，望見那一叢叢緊密而生，忠誠守候著農舍的荊竹，卻益感到疏遠而陌生。

如此過了許多年，爲了追求名利與享樂而沈迷冷酷現實中的我，終於懂得反悔，並試著回頭探望生長過的土地，寂寞的史書才告訴我：「廳城，在竹塹三臺山下，雍正十一年，同知徐治民環植刺竹，周圍四百四十餘丈……淡水廳治距郡城三百里而遙，厥初環植荊竹爲衛，故以竹塹名城……。」¹

那時祖父早已過世，我才突然憶起兒時，他用扁擔挑著我和二弟上山的溫暖。祖父說：「那些長著荊竹叢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家，竹叢下正是養雞鴨或者綁牛的好地方……。」

從山上的家到新埔街上，約莫有三公里遠，小時候跟祖母上街，那捨得花三塊錢搭客運車，總是靠兩條腿來回。

離開家門，要先走十分鐘左右的山路，是一階階石板鋪成的小徑，下到溪底，再爬一段小坡便到馬路的交會口，沒有鋪柏油的馬路當然比山徑好走得多了，一路上會經過山崩崗、旱田、炭窯、店仔、鳳山溪、田洋、豬灶而至街坊，全程約要走上好幾分鐘吧！

1、引自1993，陳培桂著《淡水廳志》頁43。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排印。